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 第一六一回 潑醋當場爭口舌 單相思狹路劫伶人

上回書中說到辛修甫同著陳海秋等在天仙看戲，忽然頭包裡頭一個少年女子和那二包裡頭的姚月仙大鬧起來。姚月仙那裡肯讓，便也挺身而出，要到隔壁去打他。那女子也怒氣咩咩的直撲過來，兩下相隔止有二三尺路。兩下正要動手，幸而有幾個案目，聽得樓上大鬧，連忙飛一般的趕上樓來，急急的兩邊攔住，橫身勸解。

這個時候，辛修甫見他們大鬧起來，便也立起身來張望。只見那姚月仙被案目橫身插勸，不得近前，更覺得滿心火發，便指著那個女子對著眾人道：「唔篤大家聽聽看，世界路浪阿有實梗少有出見格事體。別人家弔膀子末，弔來浪肚皮裡向，吃醋末也吃來浪肚皮裡向，阿有啥像實梗，吃醋弔膀子才放來浪面孔浪向，倒說廉家裡搭俚四五年格老相好哉。四五年格老相好末那哼呀？區俚說得出實梗格閒話！」

俚自家末掛仔牌子做生意，倒要管牢仔相好，勿許俚去弔膀子，世界路浪也嚙撥格號道理嘛！」

那女子聽了姚月仙這番說話，更氣得金蓮亂頓，烈火橫飛，也指著姚月仙罵道：「倪吃仔把勢飯，弔膀子當官格，嚙啥希奇。耐格勿要面孔格拈千人，再有面孔出來弔膀子！阿是耐姨太太做做，做得勿高興哉，再要出來做信人？別人搭俚弔膀子，倒還勿要去說俚，獨獨揆著耐要搭俚弔膀子末，倪定規勿許，看耐阿有啥法子！」

姚月仙把舌頭一伸，頭頸一縮道：「阿唷阿唷！格是倪嚇得來魂靈才嚇脫格哉！」

耐勿許倪弔俚格膀子末，阿是耐格家主公呀？耐有本事末，管牢仔俚，勿要放俚出來弔膀子。耐說勿許倪弔末，老實勿客氣，倪定規弔定格哉，耐有啥格法子末來末哉，倪等好來浪！耐說倪拈千人，倪倒勒掛啥拈千人格牌子哩！」

一席話，把那女子說得又氣又恨，只指著他的臉大聲說道：「耐再有面孔來浪嚙嚙嚙，倪立時立刻去叫仔宣家裡格老烏居來，看耐再敢勿走！」姚月仙聽了這句話，倒不覺吃了一驚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

這個時候，樓上樓下的那些看客，聽得樓上鬧得這樣的天翻地覆，不由得大家都立起身來回頭探望，卻又不知究竟是怎麼的一件事情。一霎時人語喧嘩，萬頭攢動。

那門口的紅頭印捕，也靴聲橐橐的走上樓來。姚月仙見勢頭不好，又被那幾個案目苦苦的解勸，又怕那個女子說得出來做得出來，萬一竟去叫了宣觀察來，這倒不是頑的，只得自己做個落場道：「今朝便宜仔耐格爛污貨，明朝再搭耐說閒話！」說著，便頭也不回的轉身便走。那個：女子見了紅頭印捕走上樓來，心上也覺得有些害怕；更兼見姚月仙已經走了，總算自己占了上風，便也不敢再說什麼，也帶著兩個大姐回身便走，一面口中咕咕囁囁的講道：「格只老烏居，討仔實梗格一個姨太太轉去，真正叫作業！」

辛修甫等看著他們做出那般的形狀，又聽著他們說出那樣無恥的話兒，一個個心上都覺得分好笑。如今見他們兩個人都已經走了，台上的戲已經做到《長阪坡》後段的漢津口，辛修甫等見時候不早，便都無心看戲，大家一同下樓回去。剛才慢慢的走下扶梯，戲台上戲已經演畢，登時，那些看戲的人就和潮水一般的直擁出來。辛修甫便拉了陳海秋一把道：「我們不用去和他們擠在一起，等一會再走就是了。」王小屏道：「我們走側門出去也是一樣的。」辛修甫道：「側門的路很難走，而且也很擁擠，不如還是等一回兒罷。」王小屏聽了便點頭應允，等著那班人略略的散了一散，方才一同走出門外。

到了門外，辛修甫一眼看見一個面貌很好的信人，一個人站在門外，好象等什麼人的一般。辛修甫仔細一看，便認得是公陽里的沉二寶。只見他秋波側盼，兩頰微紅，目不轉睛的看著那些門內去來的人。辛修甫便叫了一聲二寶道：「你在這裡等什麼人？」沉二寶抬起頭來看了一看，見是修甫，臉上不覺呆了一呆，隨口說道：「倪等格個斷命格阿招，勿曉得那哼再勿出來。」支吾了兩句，辛修甫也不去理會他的話兒是真的假的，對著他一笑，點一點頭，便同著陳海秋等走了過去。

沈二寶見辛修甫等走了，依舊還是目不轉睛的望著門內出來的人。等了一回，只見門內走出一個六七歲的少年男子，面如滿月，膚若朝霞，猿臂蜂腰，肩平身削，匆匆的在門內走出來。剛剛一腳跨出大門，沉二寶見了大喜，登時間笑容滿面，心花怒開，不顧好歹走上『步，一把便拉住了那少年男子的手，口中說道：「耐啥格到故歇出來介？倪等仔耐半日哉！」那少年男子出其不意，被他平空的這樣一來，倒不覺吃了一驚，連忙回過頭來楞著眼珠說道：「你是個什麼人，平空拉我做什麼？」

沉二寶到了這個時候也顧不得廉恥，笑吟吟的對他低聲說道：「勿要實梗噓，到倪搭去坐歇末哉！」那少年男子聽了他這兩句話兒，由不得心中一動。更兼沉二寶這樣滿面添花和他講話，口中一陣陣的香氣直送過來，嬌喉巧轉，脂香暗吹，不知不覺的抬起眼睛來把沉二寶細細的一看。只見這個沉二寶紅膩桃腮，波凝杏眼，容光飛舞，體態風騷，覺得眼睛裡頭好象電氣燈的一般霍的一閃。這個少年男子看了這樣的一個麗人站在眼前，又是自己湊去上和他勾搭，心上那有不動的道理？便也不因不由的對著沉二寶微微一笑。沈二寶見了那少年男子居然向他一笑，只喜得眉飛色舞，毛骨悚然，那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活直從心窩裡頭直發出來，幾乎連自己的生年月日都一概忘記得乾乾淨淨。

正在這般時候，猛然又從門內走出一個五六十歲的人來，一眼見了沉二寶拉著那少年男子的手，由不得心頭火發，鼻孔煙生，搶上一步劈手把沉二寶的手盡力一拆，拆了開來，睜著兩個眼睛對沉二寶罵道：「你是個女子，怎麼一些兒廉恥都不顧，千人百眾的所在，做出這個樣兒來？他一個小孩子懂得什麼，你這樣的憑空引誘他？天下那有像你這般的人，還不給我走開去！」

這沒頭沒腦的一席話兒，沉二寶雖然臉皮狠老，也被他罵得臉上一陣一陣潮熱起來。要想就此撒手罷，看著這樣的個風流俊俏的人兒，心上那裡捨得下。要想和他扭結固結的軟纏一下罷，看著這個人氣勢洶洶的，兩隻眼睛直勾勾的瞅著他，好象要一口把他吞下肚去的樣兒，又覺得有些怕他。暗想這個混帳東西不知是他的什麼人。我常常聽得人說，他的父親謝雲奎拘管兒子得分利害，不許他在外面混鬧，不要就是他罷。想著，便歎了一口冷氣，想要回轉身去。忽然心上又轉一個念頭，覺得好容易今天候著了他，究竟有些放他不下，便老著臉兒，硬著頭皮走進一步，對著那個人說道：「耐勿要來浪嚙嚙嚙，倪格事體勿關得耐啥事！倪弔膀子末，也挨不著耐來管！」

那個人聽了沉二寶這幾句話，倒反呵呵的冷笑道：「你弔膀子不用我管，說得好輕鬆的話兒！你弔別人的膀子，自然和我相干，不來管你的閒事。如今你要和我的兒子吊起膀子來，難道也說不與我相干，不要我管不成？」沉二寶聽了，方才知道他真是謝月亭的父親謝雲奎。一時間閉口無言，分慚愧，只得低著頭連連往後倒退。

謝雲奎回過頭來，一眼看見他那位公郎呆呆的站在一旁，還在那裡不住的偷眼注視方才的那個女子。謝雲奎看了心上甚是生氣，望著他喝了一聲道：「你還不快快的回去，站在這裡看什麼！」謝月亭被他父親一喝，也嚇了一跳，連忙往外便走。

謝雲奎緊緊的跟在後面，一同回去。

沉二寶眼睜睜的看著謝月亭走了，好似不見了一顆夜光珠的一般，心上分不樂。卻又不敢去拉他，只得自己慢慢的一步一步捱到馬路邊上。那包車夫阿二、阿福兩個，已經把一對藥水車燈點了起來，照耀得精光四射，已經在那裡等了好一會。

沉二寶卻好象沒有看見一般，還在那裡東張西望的尋他的包車。直至阿二叫了他一聲：「二小姐看什麼？車子在這裡。」沉二寶正在心猿意馬的控縛不定，神飛意蕩的收束不牢，突然聽得車夫叫了一聲，方才猛然醒悟，訕訕的坐上車去。

到了公陽里，跑上樓去連衣服也不換，跑到榻牀上去一頭睡倒，咳聲歎氣的心上狠不自在。一班娘姨大姐明知道他的心事，只好大家靜悄悄的不說什麼。偏偏的這個時候又來了一起打茶圍的客人，沈二寶那裡肯出去應酬？只叫娘姨們出去和客人說：「先生有病睡在牀上，不能起來。」一班房間裡人聽了沉二寶這樣的怠慢客人，大家心上都有些不以為然。卻又為著沉二寶是自己身體，

又不欠什麼債，不好說他什麼，只得由他。幸而這幾個客人都是狠本分的人，聽見二寶有病，便不肯多坐，略略的坐了一回，便大家起身散去。

這一起客人剛剛跑了出去，接著又聽得樓下相幫高叫：「大人上來！」樓梯上靴聲橐橐的又走了一個客人上來。幾個娘姨、大姐見了，大家都眉花眼笑的迎上前來。正是：

月暗藍橋之路，好事多磨；波橫銀漢之橋，仙槎不渡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下回交代。